

幸福

曼殊斐尔小说集

〔英〕曼殊斐尔著 徐志摩译



民国四大才子之首

徐志摩

为其顶礼膜拜的女性美的偶像
塑造的痴恋不已的美的丰碑

英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女作家

曼殊斐尔

新西兰文学花园的孔雀开屏之作

用细腻干净的笔调表达对美的永恒追求
用简洁流畅的情节讲述对生的无限崇敬
用自然平凡的语言诉说对爱的深切渴望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英双语首次合璧
学习英语语法
公认的经典范本

幸福

曼殊斐尔小说集

[英] 曼殊斐尔 著 徐志摩 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: 曼殊斐尔小说集 / (英) 曼殊斐尔 著; 徐志摩 译.
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387-4085-1

I. ①幸... II. ①曼...②徐...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43323号

出品人 陈 琛

选题策划 苗欣宇

责任编辑 付 娜

装帧设计 孙 俪

排版制作 郑舒文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幸福: 曼殊斐尔小说集

[英] 曼殊斐尔 著 徐志摩 译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640×980毫米 1/20 字数 / 134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 /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6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由英国作家曼殊斐尔创作的短篇小说选集。曼殊斐尔（Katherine Mansfield），通译为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（1888~1923），英国著名的女作家。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，年轻时到伦敦求学，后在英国定居。她是以短篇小说成名的，在作品风格上，富有女性的特点，细腻而干净，笔调自然流畅，在技巧方面注重心理描写，综合了多种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，这使她的作品在西方国家颇受欢迎，也在上世纪20年代得到了东方青年读者的广泛阅读。

曼殊斐尔于1922年7月，在伦敦会见徐志摩，交谈中她给徐志摩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虽然只有20分钟的会面，却使徐志摩受到了一次美的洗礼，并和其结下了终生的深厚友谊。所以在和曼殊斐尔见面时，徐志摩接受了翻译她小说的重托，当年10月15日，徐志摩从英国返回中国。归国后，他没有食言，在多次讲演或撰文介绍这位令他动心的女作家之余，他翻译成了《曼

殊斐尔小说集》，为曼殊斐尔的作品在中国的流布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。曼殊斐尔因患有肺结核病，于1923年1月9日在法国的枫丹白露镇去世。

徐志摩一生顶礼膜拜的女性美的理想，只和他接触了20分钟，“那二十分钟不死的时间”成为徐志摩终生的眷恋。在得知曼殊斐尔逝世之后，徐志摩一腔哀思难平，写下诗歌《哀曼殊斐尔》（《努力周报》第44期）。在回忆文章《曼殊斐尔》中，徐志摩用“感美感恋最纯粹的一俄顷之回忆”来表达自己对曼殊斐尔的深情怀念。曼殊斐尔逝世半年之后，徐志摩还赶到巴黎曼殊斐尔的墓地凭吊，“怅望云天，泪下点点”。

徐志摩译著的《曼殊斐尔小说集》，于1927年由北新书局初版中文繁体毛边本。此次出版是1927年初版之后的国内首次简体中文出版，不仅收有精心挑选的曼殊斐尔的几个短篇小说，还特别收录了徐志摩为哀悼曼殊斐尔而写的纪念文章《曼殊斐尔》和诗歌《哀曼殊斐尔》。而且，本书首次采用了中文、英语的双语版本，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阅读口味，为读者尽心呈现绝美的阅读和视觉的盛宴。

哀曼殊斐尔

徐志摩

我昨夜梦入幽谷，
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，
我昨夜梦登高峰，
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。

罗马西郊有座墓园，
芝罗兰静掩着客殇的诗骸；
百年后海岱士^① (Hades) 黑辇之轮。
又喧响于芳丹卜罗^②榆青之间。

① 原文为“海岱士” (Hades)，现通译为“哈得斯”，希腊神话中的冥王。为了让读者能欣赏到徐志摩诗歌的原汁原味，此处仍保留徐志摩的译法。——编者注

② 原文为“芳丹卜罗”，现通译为“枫丹白露”，法国著名的风景区。为了让读者能欣赏到徐志摩诗歌的原汁原味，此处仍保留徐志摩的译法。——编者注

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，
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；
说造化是真善美之创现，
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边？

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——
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！
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，
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？

非也！生命只是个实体的幻梦；
美丽的灵魂，永承上帝的爱宠；
三十年小住，只似昙花之偶现，
泪花里我想见你笑归仙宫。

你记否伦敦约言，曼殊斐尔！
今夏再见于琴妮湖^①（Lake Geneva）之边；
琴妮湖永抱着白朗矶的雪影，
此日我怅望云天，泪下点点！

^① 原文为“琴妮湖”（Lake Geneva），现通译为“日内瓦湖”。为了让读者能欣赏到徐志摩诗歌的原汁原味，此处仍保留徐志摩的译法。——编者注

我当年初临生命的消息，
梦觉似的骤感恋爱之庄严；
生命的觉悟是爱之成年，
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！

因情是攒不破的纯晶，
爱是实现生命之唯一途径：
死是座伟秘的洪炉，此中
凝炼万象所从来之神明。

我哀思焉能电花似的飞聘，
感动你在天日遥远的灵魂？
我洒泪向风中遥送，
问何时能戳破生死之门？

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一日作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001 / 园会

135 / THE GARDEN PARTY

027 / 毒药

160 / POISON

037 / 巴克妈妈的行状

170 / LIFE OF MA PARKER

049 / 一杯茶

181 / A CUP OF TEA

063 / 幸福

194 / BLISS

085 / 一个理想的家庭

216 / AN IDEAL FAMILY

097 / 刮风

226 / THE WIND BLOWS

105 / 附录一 夜深时（残篇）

113 / 附录二 曼殊斐尔



那天的天气果然是理想的。园会的天气，就是他们预定的，也没有再好的了。没有风，暖和，天上没有云点子。就是蓝天里盖着一层淡金色的雾纱，像是初夏有时的天气。那园丁天亮就起来，剪草，扫地，收拾个干净；草地和那种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顶的小花房儿，都闪闪地发亮着。还有那些玫瑰花，她们自个儿真像是懂得，到园会的人们也就只会得赏识玫瑰花儿；这是谁都认得的花儿。好几百，真是好几百，全在一夜里开了出来；那一丛绿绿的全低着头儿，像是天仙来拜会过他们似的。

他们早餐还没有吃完，工人们就来安那布篷子。

“娘，你看这篷子安在哪儿好？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，用不着问我。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么事都交给你们孩子们的了。忘了我是你们的娘。只当我是个请来的贵客就得。”

但是梅格总还不能去监督那些工人们。她没有吃早饭就洗了头发，她带着一块青的头巾坐在那里喝咖啡，潮的黑的发髻儿贴在她两边的脸上。乔斯^①，那蝴蝶儿，每天下来总是穿着绸的里裙，披着日本的花衫子。

“还是你去吧，劳拉^②，你是讲究美术的。”

①②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，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文译名“玖思”（Jose）改为现今通行的译名“乔斯”；“老腊”（Laura）改为“劳拉”。——编者注

劳拉就飞了出去，手里还拿着她的一块牛油面包。

她就爱有了推头到屋子外面吃东西；她又是最爱安排事情的；她总以为她可以比谁都办得稳当些。

四个工人，脱了外褂子的，一块儿站在园里的道儿上。他们手里拿着支篷帐的杆子，一卷卷的帆布，背上挂着装工具的大口袋儿。他们的神气很叫人注意的。劳拉现在倒怪怨她还拿着那片牛油面包，可是又没有地方放，她又不能把它掷了。她脸上有点儿红，她走近他们的时候；可是她装出严厉的，甚至有点儿近视的样子。

“早安，”她说，学她娘的口气。但是这一声装得太可怕了，她自己都有点儿难为情，接着她就像个小女孩子口吃着说，“啊——欧——你们来——是不是为那篷帐？”

“就是您哪，小姐，”身子最高的那个说，一个瘦瘦的，满脸斑点的高个儿，他掀动着他背上的大口袋，把他的草帽往后脑一推，望下来对着她笑，“就是为那个。”

他的笑那样的随便，那样的和气，劳拉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。多么好的眼他有的是，小小的，可是那样的深蓝！她现在望着他的同伴，他们也在笑吟吟的。“放心，我们不咬人的，”他们的笑像在那儿说。工人们多么好呀！这早上又是多美呀！可是她不该提起早上，她得办她的公事。那篷帐。

“我说，把他放在那边百合花的草地上，怎么样呢？那边成不成？”

她伸着不拿牛油面包的那只手，点着那百合花的草地。他们转过身去，望着她点的方向。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儿，那高个子皱着眉头。

“我瞧不合适，”他说，“看得不够明亮。您瞧，要是个漫天帐子，”他转身向着劳拉，还是他那随便的样子，“您得放着一个地基儿，您一看就会嘭地一下打着你的眼，要是您懂我的话。”

这一下可是把劳拉蒙住了一阵子，她想不清一个做工的该不该对她说那样的话，嘭地一下打着你的眼。她可是很懂得。

“那边网球场的的一个基角儿上呢？”她又出主意。“可是音乐队也得占一个基角儿。”

“唔，还有音乐队不是？”又一个工人说。他的脸是青青的。他的眼睛瞄着那网球场，神情怪难看的，他在想什么呢？

“就是一个很小的音乐队。”劳拉缓缓地说。也许他不会多么的介意，要是音乐队是个小的。但是那高个儿的又打岔了。

“我说，小姐，那个地基儿合适，背着前面那些大树。那边儿，准合适。”

背那些喀拉噶树。可是那些喀拉噶树得被遮住了。他们多么可爱，宽宽的，发亮的叶子，一球球的黄果子。他们像是你想象

长在一个荒岛上的大树，高傲的，孤单的，对着太阳擎着他们的叶子，果子，冷静壮丽的神气。他们免不了让那篷帐遮住吗？

免不了。工人们已经扛起他们的杆子，向着那个地基儿去了。就是那高个儿的还没有走。他弯下身子去，捻着一小枝的薰衣草^①，把他的大拇指与食指放在鼻子边，嗅吸了沾着的香气。劳拉看了他那手势，把什么喀拉噶树全忘了，她就不懂得一个做工人会注意到那些个东西——爱薰衣草的味儿。她认识的能有几个人会做这样的事。做工人多么异常的有意思呀，她心里想。为什么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，强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们，伴她跳舞的，星期日晚上来吃晚饭的？他们准是合适得多。

坏处就在，她心里打算，一面那高个的工人正在一个信封的后背画什么东西，错处就在那些个可笑的阶级区别，枪毙或是绞死了那一点子就没有事儿了。就她自个儿说呢，她简直想不着什么区别不区别。一点儿，一子儿都没有……现在木槌子打桩的声音已经来了。有人在那儿噓口调子，有人唱了出来，“你那儿合适不合适，玛代？”“玛代！”那要好的意思，那——那——她想表示她多么的快活，让那高个儿的明白她多么的随便，她多么的瞧不起蠢笨的习惯，劳拉就拿起她手里的牛油面包来，使劲地啃了一大口，一面瞪着眼看她的小画。她觉得她真是个做工的女

①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，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文译名“拉芬特草”（Lavender）改为现今通行的译名“薰衣草”。——编者注

孩子似的。

“劳拉，劳拉，你在哪儿？有电话，劳拉！”一个声音从屋子里叫了出来。

“来——了！”她就燕子似地掠了去，穿草地，上道儿，上阶沿儿，穿走廊子，进门儿，在前厅里她的爹与劳里^①正在刷他们的帽子，预备办事去。

“我说，劳拉，”劳里快快地说，“下半天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褂子，成不成？看看要收拾不要。”“算数。”她说。忽然她自个儿忍不住了。她跑到劳里身边，把他小小地，快快地挤了一下。“啊，我真爱茶会呀，你爱不爱？”劳拉喘着气说。

“可——不是，”劳里用亲密的、孩子的口音说，他也拿他的妹妹挤了一下，把她轻轻地一推，“忙你的电话去，小姐。”

那电话。“对的，对的；对呀。基蒂^②？早安，我的乖。来吃中饭？一定来，我的乖。当然好极了。没有东西，就是顶随便的便饭——就是面包壳儿，碎蛋白糖饼壳儿，还有昨天剩下来的什么。是，这早上天气真好不是？等一等——别挂。娘在叫哪。”劳拉坐了下来。

“什么，娘？听不着。”

①②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，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文译名“老利”（Laurie）改为现今通行的“劳里”；“开弟”（Kitty）改为“基蒂”。——编者注

谢里登^①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了下来：“告诉她还是戴她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。”

“娘说你还是戴你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，好。一点钟，再会。”

劳拉放回了听筒，手臂往脑袋背后一甩，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手臂又落了下来。“呼”，她叹了口气，快快地重复坐正了。她是静静的，听着。屋子里所有的门户像是全打得大开似的。满屋子只是轻的、快的脚步声，流动的口音。那扇绿布包着的门，通厨房那一带去的，不住地摆着，塞，塞地响。一会儿又听着一个长长的，气呼呼的怪响。那是他们在移动那笨重的钢琴，圆转脚儿擦着地板的声音。但是那空气！要是你静着听，难道那空气总是这样的？小小的，软弱的风在闹着玩儿，一会儿往着窗格子顶上冲了进来，一会儿带了门儿跑了出去。还有两小点儿的阳光也在那儿闹着玩，一点在墨水瓶上，一点在白银的照相架上。乖乖的小点子。尤其是在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。看的顶亲热的。一个小小的、热热的银星儿。她去亲吻他都成。

前门的小铃子丁丁地响了，接着萨迪^②印花布裙子窸窣地上

①②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，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文译名“薛”(Sheridan)改为“谢里登”；“沙第”(Sadie)改为现今通行的“萨迪”。——编者注

楼梯。一个男子的口音在含糊地说话，萨迪答话，不使劲地：

“我不知道呀。等着。我来问问谢里登太太。”

“什么事，萨迪？”劳拉走进了前厅。

“为那卖花的，劳拉小姐。”

不错，是的。那边，靠近门儿，一个宽大的浅盘子，里面满放着一盆盆的粉红百合花儿。就是一种花。就是百合——美人蕉^①，大的红的花朵儿，开得满满的，亮亮的，在鲜艳的、深红色花梗子上长着，简直像有灵性的一样。

“啊——啊，萨迪！”劳拉说，带着小小的哭声似的。她蹲了下去，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焰里去取暖似的；她觉着他们是在她的手指上，在她的口唇上，在她的心窝里长着。

“错了，”她软音地说。“我们没有定要这么多的。萨迪，去问娘去。”

但是正在这个当儿谢里登太太也过来了。

“不错的”，她静静地说。“是我定要的。这花儿多么可爱？”她挤紧着劳拉的臂膀。“今天我走过那家花铺子，我在窗子里看着了。我想我这一次总想买他一个痛快。园会不是一个很好的推头吗？”

^①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，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文译名“肯那百合”（canna lily）改为现今通行的译名“美人蕉”。——编者注